



10713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全校
顧天叙禮初



進策

民政上

第三道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梁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其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

樂城應詔集卷之九

一

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其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安恤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邊豆簋盞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

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
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意
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
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
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
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
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
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
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

樂城應詔集卷之九

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
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
悅是以終不能暇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
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
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即夷
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
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實而去
其所悅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
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處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

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爲最賞罰勅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效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尙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民政策上第四道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

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北伐山戎剽奪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大
行瀆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叩倘佯四方國無罷弊之
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爲之
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
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
而天下幸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
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
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
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

樂城應詔集卷之九

以闢天下之地鰥其所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外亡戰鬪
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
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
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
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食禽獸之所蕃息當此之時謂之地有
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
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
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
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

縣千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
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狼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
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
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
邊之郡耳昔太祖太宗旣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
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
亂心及天下旣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
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
之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緣

樂城應詔集卷之九

五

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
其有大盜則其爲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禦若其要害
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
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天豈皆樂乎爲兵哉
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旣入而不能以自
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
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保則使
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

則無爲貴智矣

民政策上第五道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莽穢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旣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

樂城應詔集卷之九

六

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於破其資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斂藜藿不繼而不爲法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

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末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季攄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憂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不可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

樂城應詔集卷之九

七

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捐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亂今者天下之兵使之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罷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曷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

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蓄之
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
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
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
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旣已
置之用度之餘別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
食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人之牧馬
者不可使之畜豚斃馬斃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
之兵以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
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
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旣多而可用則夫
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
其制天下之

以下原本脫簡

民政策下第一道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慮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實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

欒城應詔集卷之九

九

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口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說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

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陳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于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

樂城應詔集卷之九

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唐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人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

無所求惟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
於為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
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
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
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天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
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
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
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
之憂可以稍緩矣

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
由由是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
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其有田者乃使有以附屬於
天子此其爲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
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爲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
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
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爲之計以爲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
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
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

二

此非官爲之畫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
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
藉其室廬田爲公用室爲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
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
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
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
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
所謂貸者雖其爲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爲意不可以不察
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爲農而又無財以爲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

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爲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大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代以調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那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遺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不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白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爲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天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所急務也

民政策下第三道

鹽城應詔集卷之十

三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耶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

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爲創置摩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我遷幽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迺卜三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岡乃覲于幽京篤公劉既溇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幽斯館溇滑爲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

四

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強大外抗羣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塊塉之地而當今白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逸邇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益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斤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確兼

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爲場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
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
爲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
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
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淇河大江之衝而每歲盛夏衆水決溢
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
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轍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
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
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嘗以爲方今
變城應詔集卷之十

五

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
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
俗之風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
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
其任而察其八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
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唯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
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
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爲漸減而取諸此矣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才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侮至甚至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尊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闔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說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

六

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

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徧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因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

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不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君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問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苞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韙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

欒城應詔集卷之十

七

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隣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懷其志使之

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
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
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
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
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
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方今之事
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
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
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
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子
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
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
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
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
際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民政策下第五道

臣聞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
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爲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爲不

然何者斂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
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費不發於彼之不悅則
發於吾之不恐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主之時中國既
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
可不素爲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
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
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
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
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

九

邊之 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
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以次相承而
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
納之塞下以捍寇虜故其邊戍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
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
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
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之徒益常以爲言矣今世
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
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

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
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苦寒宵露爲國勞苦凡國
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爲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
而食實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於
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
二虜之怠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竊恐
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
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
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遊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

十

不得自効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
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爲方今之
討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
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
樂爲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
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
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以致其勇力以報其上
銳不用之墮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土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土
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

閉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兵與
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
者其亦少異矣

續城應詔集卷之十

十一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祕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爲異說而無
親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
他經最爲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
書公及戎盟於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爲王者不治夷狄錄

欒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一

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於潛也時有是事也時
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
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
者公之及戎盟於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說是以
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
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
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
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絕匈
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爲治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

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
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
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
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
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
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
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得而來也要以使吾中國而不失於便而
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
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
當隱公之際未服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麇鄧去麇
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
有欲至尙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於潛是記事
之體而無休之說也

欒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二

劉愷丁鴻孰賢論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授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
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
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
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讓也舜

之命禹也讓於臯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臯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賢不肖不爭皆能讓以相援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聞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袁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爲可恕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關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乎數子

之狗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利自以爲人莫吾
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國者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
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廢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民去
其本而爭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故其弊而求之太迫導之無術
故樊遲請學爲稼又欲爲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
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產焉用稼釋之曰禮義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四

與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濶而不
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
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
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
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
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
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爲農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
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爲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
說則夫農圃之事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

欲使君臣並耕饗珍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爲憂舜以不得禹爲憂堯得舜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爲耕不督之圃而自爲圃而何致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爲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而况農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爲之於近則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尙誰使治之哉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五

形勢不如德論

三代之時法令寬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歷歲數百長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爲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然而二者猶未足恃也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讀易至於坎喟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蓋詳矣夫坎之爲言猶曰險也

天之所以爲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爲險者以其有山川
耶陵天地之險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此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
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險法制之謂也天下之人其初益均是人
也而君至於爲君之尊而民至於爲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
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猶未也可以禦小害
而未可以禦大害也大盜起則城池險阻不可以固而留衆叛親
離則法制不可以執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勢之勢而後可也
故至坎之六四而曰樽酒簋二用在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
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士盜瓦缶相與拳曲俯仰於戶
牖之下而終獲无咎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強服而爲是
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剛強難屈之心而作其愧恥不忍之意故
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則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爲社稷
之保障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闢之刑罰不能緝險阻不能拒故聖
人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
四是也

欒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六

禮以養人爲本論

君子之爲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爲

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而
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
亡其父子君臣冠昏喪祭之禮皆以淪廢至於漢興賢君名臣比
比而出皆知禮之足以爲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敢措非以禮
爲不善也以爲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之間劉向上書
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於
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
人也然而爲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
後世之刑而不敢變先王之禮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七

之所生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
而爲之節文則亦何至於禪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
始而歸之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
之孝而爲之節也祭禮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賓客之
禮所以養人交而慎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敘之以孝悌
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可以生今皆廢而不立皆以天下之人
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所從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
其禮私意旣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極其奢以傷其生儉者極其
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饑寒作饑寒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

民之所恃以爲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贖百姓民猶未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既醉備五福論

善夫詩人之爲詩也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爲酒醴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爲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親戚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八

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筭爵君臣釋然而皆醉故爲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爲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沈湎荒亂號呶俛肆以敗亂其德爲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鬪危亡之患然而常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饑

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鉤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備則雖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百姓相與歡樂於下而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泰和而有禮心和氣平無悖逆暴戾之氣干於其間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節御已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富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富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苟能觀既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子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爲君子陳於前哉

祕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天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

踰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君人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尙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尙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十

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耶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一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止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斤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巳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今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

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
可以酌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爲刑以待天下之罪戾
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爲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
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而後
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爲而召之也
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天下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臨民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十一

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非待夫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
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爲天下之罪惡
暴著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
黨之無義不得已而愛其賞如此然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
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
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
拊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將有以議我
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
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爲忍人而愛夫爵祿

也聖人不然以爲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屆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困以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十一

天下無士而不忘憂懼之心 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
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
臣雖言之無益也 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
和氣或輟 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爲 陛下
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
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
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耽朝早罷早寢晏起大
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

欒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二

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調行於內勢橫於外心荒氣亂邪僻
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
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敎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
對謫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葢
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疏賤之臣竊聞之道路 陛下自
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
諍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 陛
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爲蠱惑之所汙
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爲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

厭兄送相誇尚爭爲後庭賜子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
姻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 陛下無謂好色
於內而不害外士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極必反方其極甚之
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
也 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 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
疢疢善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爲
陛下憂而未足以爲 陛下樂也伏惟 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
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 祖宗

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 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二

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
可救也 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边境雖安兵不可徹利入

已陵 費彌廣臣以爲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边境雖

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

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

皆膏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爲

民興利除害溝洫畝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

狐狸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罷士之所窟伏 陛下所使守此地者

終無一人爲 陛下深恩極慮招聚流亡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

以爲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 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
召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爲殿最之謀不及十年此將
皆爲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
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
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
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
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甲
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
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堡之廣狹弱弓乏矢可以

欒城應詔集卷之十二

四

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
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爲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
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
敵尙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敵
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過城焉則腹背
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
吾地而懼敵之敵人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
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

皆廢以爲亭障嚴斤墩謹烽燧以爲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

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爲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
制爲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
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爲寇者臣故曰邊境難
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
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
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於地也
託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
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
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

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忻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
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使薄斂寬田租宥罪戾
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
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恐離渥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
而不可忘也國家自 祖宗以來至於 陛下四世矣 陛下之
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 陛下擇
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 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
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 陛下未得以財

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爲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

知爲政之綱也且陛下以爲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爲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爲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陛下欲寬卹百姓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爲暴也陛下欲減省均稅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爲此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尙非陛下之所當擇

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道

樂城應詔集卷之五

九

之職司少者三八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爲陛下未知爲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

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陛下戒慎天災

震懼日食淫雨妖氣江漢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

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

得相通呂氏之言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

難信安足爲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

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爲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
久繫之殃而民覩爲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爲非也 陛

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
爲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爲京
師之言欲先擿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 陛下任人使爲京
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
安可以擿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
以爲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 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
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爲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

七

大則斬戮小則笞筆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爲治者
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
能折夫強暴也 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

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爲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棄仁義絕禮
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
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
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
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
作幽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

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覓
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
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
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
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
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辨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辨則
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士以一有司之職而
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質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
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

七

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糶邊陲守禦之方
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圓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天府王府內府外府
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
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士者
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 陛下諗謨國士
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疆國
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
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 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

臣何敢不爲 陛下申重其說今 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

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

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爲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

計畫之士出而爲之慮真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

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

愧於古人而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

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士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

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息情驕而不爲用而不能制閔日

滿野衣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蒞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

十三

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

得非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不足快意要

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嶸蘇味道而臣亦以

爲治天下當得渾質剛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

之絳侯條侯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訪唐之婁師德郝處俊

得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

之边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豈不欲用之哉臣願

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爲朴直之

士陛下何憚而久不爲也臣本布衣書生陛下授之以爵祿

而又親策之於廷 陛下羸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
其中之所懷以輸之 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盡
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足以塞 明詔無補於聰
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 陛下者
終欲爲 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
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
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不入不以爲貪極天下之樂
而不爲人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
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太其尊而用之以
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
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
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弄金玉不貴錦繡非以
爲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爲尚賢也雞鳴而起日昃不食非
以爲集士也屏聲色放犬馬非以爲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
祛其爭心焉耳伏惟 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慮之心則又覽
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 既行則大臣之所言者
主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 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爲妄

蓋臣之所言凡今天下之士未有極於此者 陛下幸而留意天

下不勝幸甚謹對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二

十五

10713

